

釋讀《中國歷史通論》

● 朱貽強



王家范：《中國歷史通論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。

這是一位有個性的歷史學家寫的一本極富個性的歷史書。

家范先生總是誠懇地對學生說道：我不是甚麼歷史學家。他的確不願意別人以「家」相稱，也許是他太過於珍視歷史學家這個稱號，心底裏把這個美譽留給了他所景仰的那些大師。

因此我更願意將他稱為思考者，一個在史學領域裏永不停步的思考者。為人與為文都個性十足。談笑間往往風采斐然，性情盡現。

於當今循規蹈矩的史壇，他是一個另類。他歡喜聽到不同的聲音，也歡喜自己能夠發出屬於自己的不同聲音。《中國歷史通論》（下稱《通論》）更像是一部長長的思考者手記，充滿了對歷史的思索、辨難、質疑和關懷。時而理性雄辯，時而愁腸百結。他懷着探索中國歷史何以會由輝煌而轉至沉淪的「史學情結」苦苦思索，許多發人深思的東西，都隱藏在欲言又止的字面背後。

任何「情結」的形成都是以「愛」為原動力的。因為作者深愛着這片土地，深愛着這片土地上的人們，深愛着他們的現在、過去和未來。愛之愈深而痛之愈切，所以才哀其不幸、怒其不爭、怨其不備。於是愛恨交集愁腸百結，遂成為一心理情結，無以名之，故以「史學情結」相稱。

中國古代歷史確曾有過相當長時期的輝煌，當時足以傲視天下，其中必有其「歷史合理性」，本書給出的解釋，多發創見。然而在我讀來，透過略帶傷感的筆觸，著者似乎更關切的是曾經長期領先於世界的農業中國，為甚麼轉至近世反落在歐美之後，不能率先實現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，要被別人「轟出中世紀」？現代化進程何以一波三折，跌跌撞撞？自身歷史的這種輝煌與

《中國歷史通論》像是一部長長的思考者手記，充滿了對歷史的思索、辨難、質疑和關懷。著者關切的是曾經長期領先於世界的農業中國，為甚麼轉至近世反落在歐美之後，不能率先實現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，要被別人「轟出中世紀」？

《通論》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分析主旨總不離其「由輝煌轉至沉淪」的主題。作者曾說過：「沒有永久的輝煌，也沒有不能救拔的沉淪。中國需要的只是時間。」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，但一直苦口婆心地提醒我們：從根子上來說，中國傳統社會的種種癥結，是一個社會體制問題。

沉淪之間究竟有哪些內在關聯？這種逆向的思考，成了本書最突出的內在史學理路。

《通論》在深沉的議論中常有一般通史著作中不易見到的特有冷峻。例如從中國早期文明的多中心起源說起，由「滿天星斗，八方雄起」而進至「封邦建國」式的「共主方邦聯盟」，再演進為大一統「帝國」，有關發展線索和內在歷史邏輯的交代，歷歷在目，別開生面。然而，關於「四方」以及「中國」涵義的詮釋，卻才是著者用以貫穿全部中國歷史的「點睛之筆」。

《通論》通過上古歷史發展脈絡的梳理，論證「中國」的概念，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，但它的歷史淵源卻深潛於上古各部族聚合離散複雜的歷史運動之中，逐漸形成了以「中」（中原）為核心、包容「四方」、「天下」的整合意識。正是這種由四方八隅組成的「世界模式」歷史性擴展，包括商周在內，早期國家的演進採取了對諸部族方邦聯合和包容的策略，綜多而歸於一，使得華夏民族滾雪球一樣，同心圓越滾越大，終至必以大一統帝國完成其特色文明的最後奠基。由西周種種「發明」開其端，中國古代的歷史發展終究不脫「泛宗族」的特色，親情的血緣紐帶未曾撕斷，國與家同構共容，崇尚「家長制」的「天下共主」統治。由此，全部中國古代史的長處和短處，都可由這種「中國」意識及其相關歷史策略加以詮釋和通解。

《通論》對中國傳統社會特質的八點歸納分析也很精彩，然主旨總不離其「由輝煌轉至沉淪」的主題。其中關於變與不變的辯證，關於「政治一體化」的結構性分析，關於「私

有產權」發展不充分、缺乏制度化保障的論析，關於古代商品經濟虛假繁榮、商人缺乏獨立社會地位的揭示，以及政治運作諸種策略的批判等等，都說明中國古代歷史在其輝煌發展的同時，也潛伏着日後衰落和沉淪的「種因」。再鑄輝煌的前提必須從檢討和克服種種歷史「種因」着手，方能峰迴路轉，再開新天。

毫無疑問，百年來史學的主題是：重新認識中國。二十世紀史學最大的情結是「救國保種」，正是在中國「亡與不亡」的心理刺激下，一大批文化精英或先或後走上了史學之路。他們用各自獨具特色的方式探索傳統歷史，診治現實問題，謀劃社會未來。雖然他們採取的方式和路向各異，但出發點和歸宿卻是一致的，這就是要回答中國亡還是不亡。一個世紀轉眼即逝，如今這個問題似乎已不是問題，歷史已經代為回答：中國不會亡。但是與這個問題相聯的問題是：中國能不能興？中國何時能興？影響中國興起的障礙有哪些？記得在研究生課堂上王先生說過：「沒有永久的輝煌，也沒有不能救拔的沉淪。一百年在歷史的長河中算得了甚麼，中國需要的只是時間。」無疑，他對中國的未來是充滿信心的。在他看來，中國重鑄輝煌是必然的，只是時間問題。同時他認為，作為一名中國史學工作者，有責任繼續深入檢討歷史，從歷史中找出那些阻礙中國興起的「遺傳基因」。作者正是帶着這些問題對歷史進行逆向考察，才使歷史研究成為一種不斷質疑的拷問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在與過去的對話。

匆匆讀來，我私下認為本書最意味的，還是作者一直在苦口婆

心地提醒我們：從根子上來說，中國傳統社會的種種癥結，是一個社會體制問題；在社會變遷中，制度因素的作用非同小可。「天大極了，人小極了」，就是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聽得進去。

著者在《通論》裏深情地說：歷史是口老井。關於老井的故事，一代又一代人總演繹不盡它的奧秘。

正是依據這種精神，《通論》站在今天歷史的高度，採取開放式的態度，評述總結百年史學，參以己見而不執着於己見，學術的信息量大，「問題意識」始終縈繞全書，讓人反覆尋味。著者認為《通論》旨在提出問題，問題的解答並非完全可靠。然而我必須補充說一句：提出問題的本身，不也是一種價值嗎？

評《新民與復興》

● 楊際開



周佳榮：《新民與復興——近代中國思想論》（香港：教育圖書公司，1999）。

周佳榮的《新民與復興》是探討中國變法思潮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由「學西」走向「學東」的思維方式與實踐過程。全書分三輯，由15篇論文構成。第一輯的五篇均與近代中國的亞洲聯繫和亞洲認識有關。第二輯的論文主要探討戊戌維新和啟蒙思潮，以及革命與君憲的論爭等問題。第三輯內容包括清季革命和民國政情。

周著各篇論文，由以下三個特點貫穿：

(1) 中國人亞洲觀的形成與轉型。作者認為可以把首篇的〈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〉視為全書的總綱，並指出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來自西方。而中國自覺為亞洲的一員，且與亞洲各國互有連帶關係，甚至領會到彼此同屬於一個「命運共

周佳榮的《新民與復興》是探討中國變法思潮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由「學西」走向「學東」的思維方式與實踐過程。全書分三輯。第一輯與近代中國的亞洲聯繫和亞洲認識有關。第二輯主要探討戊戌維新和啟蒙思潮，以及革命與君憲的論爭等問題。第三輯內容包括清季革命和民國政情。